

上
海
图
书
馆
藏
经
典
阅
读

康有为



散文

中华散文百家

康有为◎著

乔继堂◎选 编

萧红
梁遇春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中华散文百家

康有为◎著

乔继堂◎选编

康有为

散文



图
书
馆
藏
经
典
阅
读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康有为散文/乔继堂选编.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439-5716-9

I. ①康… II. ①乔… III. ①散文集—中国—近代
IV. ①I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17021 号

责任编辑: 张 树

封面设计: 戴东明

康有为散文

康有为 / 著 乔继堂 / 选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150 × 230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10 千字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5716-9

定价: 25.00 元

<http://www.sstlp.com>

出版说明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具有突出的地位，这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在文体以有韵无韵区分的时代，散文与韵文相对，固然得占大半壁江山；即使是到了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文学体裁齐备的时代，散文亦是一方重镇。近世以来，其他文学样式尤其是小说等长足发展，但散文依然焕发着耀眼的光彩，不但有作家钟情此种文体，专事散文随笔的创作而卓成大家，即使以其他体裁创作为主的作家，也或多或少地从事过散文写作；而且由于散文体裁较为广泛的适用性，众多不以作家名世的人也留下了丰富的散文作品。这些散文作品不仅是我们的文学遗产，也是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其所蕴涵的滋养我们的营养真可谓“无穷无尽”。正是为了较为系统地整理这笔宝藏，挖掘其丰富营养，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

这套丛书计划以二十世纪初为起点，以人为单位，从我国历代散文作家中选取名家精品，汇成丛集。入选作者除专门的散文家之外，自然也包括其他作家，甚至不以作家名世的作者；与此相应，不仅选取狭义的纯粹散文作品，也选取那些在历史上曾经影响甚巨但不那么纯粹的大散文作品，从而不仅体现散文的文学价值，更体现散文创作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价值。也可以说，这是这套散文丛书最为突出的特色——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文化的；不仅关乎写作技巧，更是关乎素质养成；不仅可供了解作家作品，更可以由此体察历史洪流、社会巨变的大风景……

丛书所选各家散文的编排，或按其原集编排，或重新分辑编排，一视作者原作情况而定。选文除作必要的技术处理外，其余一仍其旧，以见作品原貌。为了阅读的方便，对一些于今天的读者不太熟悉的专门术语等作了适当的注释。关于具体的编选情况，以及作者及其作品的情况，每一集后缀以编后语，给以简略的说明。

丛书计划分批相对集中出版，先期推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名家名作，随后向两个方向延伸，陆续成其规模，期于有所贡献。

愿广大读者襄助之；愿广大作者襄助之。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主 编◎乔继堂
编 委◎鄢晓霞、李剑霞、李晓丽、崔人元



目 录

康子内外篇（节选）	1
闾辟篇	1
未济篇	5
理学篇	6
爱恶篇	7
性学篇	9
不忍篇	11
知言篇	13
觉识篇	13
人我篇	15
仁智篇	17
理气篇	19
变则通通则久论	21
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	23
大同书（节选）	28
绪言	28
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	30
去级界平民族	35
总论欲行农工商之大同则在明男女人权始	41
虚君之共和国说	44
辛亥腊游箱根与梁任甫书	46
中国以何方救危论	49

《不忍》三章	63
蓄乱	63
忘耻	66
无祷	67
保存中国名迹古器说	69
问吾四万万国民得民权平等自由乎	79
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节选）	84
拟复辟登极诏	91
孤愤语	93
善忘	93
内斗	93
行乞	94
儿嬉	94
无望	94
不治	95
无言	95
乱后罪言	97
请诛国贼救学生电	104
陕西第二次讲演	106
上清帝第一书	114
上清帝第二书	122
上清帝第六书	144
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	150
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154
敬献天恩并统筹全局折	158
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161
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	166
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	169

进呈《突厥削弱记》序	171
进呈《法国革命记》序	174
进呈《波兰分灭记》序	177
《日本杂事诗》序	179
《礼运注》叙	181
《广艺舟双楫》序	184
长兴学记	186
《新学伪经考》叙	190
《春秋董氏学》自序	193
考定《王制》经文序	195
桂林广东新会馆记	197
《桂学答问》序	199
《味梨集》序	201
强学会序	203
《孔子改制考》序	205
保国会序	207
《中庸注》叙	209
《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	211
《孟子微》自序	214
一	214
二	217
《论语注》序	218
《大学注》序	222
《欧洲十一国游记》序	223
《物质救国论》序	226
《人境庐诗草》序	229
朱九江先生佚文序	231
诗集自序	234

4 康有为散文

孔教会序一	236
《不忍》杂志序	239
《万木草堂藏画目》序	240
《诸天讲》自序	243
编者后记	247

康子内外篇 (节选)^①

闾辟篇

天下移人最巨者何哉？莫大于言议、觉议矣。父子之亲，天性也，而佛氏能夺之而立师徒；身命之私，至切也，而圣人能夺之而徇君父。夫以其有之身，及其生身之亲，说一法、立一义而能夺之，则天下无有不能夺者矣。故明此术者，何移而不得？故善为君师者，明于闾辟之术，塞其途，堙其户，令之梯而登天，穴而入地，诱于其前，鞭于其后，若驱群羊然，积之既久，则习非成是，而后道义名焉。颀颀由之，不能自舍，虽反其道以易之，非百数十年不可矣。然欲驱之，不能不依于势，无其势不能为也。明于时势，通于人心，顺而尊之，曲而致之，而才智足以操馭焉，则若决江河之堰，放湖堤之波，积巨石大木于高山之上，惟其意所欲为，无不如志矣。

天伦之大，身命之重，犹可以虚言易之，况以政事束民，而礼乐润色之，焉求而不可。匹夫倡论，犹能易风俗，况以天子之尊，独任之权，一颀笑若日月之照临焉，一喜怒若雷雨之震动焉，卷舒开合，抚天下于股掌之上，但精神能运之，气魄能镇之，则意指所属，顾盼自定。故居今日地球各国之中，惟中国之势独能之，非以其地大也，非以其民众也，非以其物产之丰也，以其君权独尊也。

^① 《康子内外篇》成书于1896年，内篇言天地人物之理，外篇言政教艺术之事。

其权之尊，又非势劫之、利诱之，积于二帝三王之仁，汉唐宋明之义，先圣群贤百千万人、百千万年讲求崇奖激励而成之。故民怀旧俗而无外思，臣慕忠义而无异论，故惟所使也。故挟独尊之权，诚知阖辟之术，则人才之乏不足患，风俗之失不足患，兵力之弱不足患。一二人谋之，天下率从之，以中国治强，犹反掌也，惟此时之势为然。

或曰：“子之学得无近于管、商乎^①？”答之曰：不然。子之所谓管、商者，其迹也。夫管子之治民曰“衣食足而知礼节，仓廩实而知荣辱”，是即圣人厚生正德之经、富教之策也。天下为治，未有能外之者也。王霸之辨，辨于其心而已，其心肫肫于为民而导之以富强者，王道也；其心规规为私而导之以富强者，霸术也。吾惟哀生民之多艰，故破常操，坏方隅，孜孜起而言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虽尧、禹之心，不过是也。所以不能不假权术者，以习俗甚深，言议甚多，不能无轻重开塞以倾耸而利导之。若人心既服，风俗既成，则当熙熙皞皞，以久导化之，为之君相，只以为吾民无所利焉，此非迂儒所能识也。昔武侯治蜀^②，有取于管子、韩非，岂非以治国所当有事耶？且圣人岂能无开塞之术哉！殛四凶，塞之术也；举十六相，开之术也。式商容闾，表比干墓，开之术也；诛飞廉，杀华士，塞之术也。圣人妙于开塞之术，塞淫邪之径，杜枉奸之门，而为礼以束之，为乐以乐之，开人于为善之途，使天下之民，鼓舞轩翥而不自知，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民不可使知，故圣人之为治，常有苦心不能语天下之隐焉。其施于治也，意在彼而迹在此，不能无畸轻畸重之迹焉。其始为也，可以犯积世之清议，拂一时之人心，蒙谤忍垢而不忍白焉。及其端绪成，规模范，然后从容反之于中和之域，其操纵启闭，当时不能知，后世亦或不能知，惟达识之君子知之。

① 管、商：指管子和商鞅。

② 武侯：指诸葛亮。

光武以汉末士之无节^①，颂符命者十余万人，知国之必有与立也，故奖崇节行之士，礼严陵，傅卓茂，相伏湛，故卒获节义之报。党锢之士，断脰伏节，以抗奸佞，蔚宗以为汉百余年之不亡，实诸公之力，光武明于开之之术也。魏武既取骄弛之人^②，弃节行之士，以苟立大业，及其得国，又不知塞之故，不旋踵而国亡，昧于塞也。

康熙十七年，吴三桂叛逆半天下，而圣祖开鸿博之科，明之耆宿，既尽网之，则天下之民归心矣。雍正中，世宗诏举技勇之士，开二十石弓、举刀千斤者得数千人，号勇健军，于时盗贼无警。是故人主挟富贵之权，临亿兆之众，苟或好之，必有以应之，况用意深远，有折冲于庙堂者哉，视其开塞之道何如耳。

魏文帝将迁洛阳而云伐宋，以开塞之术行之也。勾践将灭吴，而俯首事之，以开塞之术行之也。日本明治皇之变西法也，并其无关政事之衣冠正朔而亦变之，所以示民有所重也，所以示泰西有所亲也，以开塞之术行之也。

魏之奋击，齐之铁骑，秦之武士，能负六钧之甲、百石之重以趋，其君尚武开之也。梁之时举国事佛，晋之时举国谈玄，其君尚谈开之也。故楚灵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齐桓好紫，一国之人皆紫。汉武开功名之路，而司马相如、主父偃、严助、吾丘寿王、卫青、霍去病之徒进，傅介子、陈汤、班超犹其余风也；唐太宗好谏说之徒，而魏徵、刘洎、马周、伏伽之类出，褚遂良、魏元忠、宋憬、张九龄犹其余风也。故《传》有风草之喻，马皇后有高髻广袖之譬也^③。今功令以制艺取士，其为科第也微矣，而天下士人千亿，穷力敝命白首赴之，此未有祈向标的而轻重之也，然犹缚人而顿掣之如是，况有所祈向而树之标、立之的者乎？

① 光武：即后汉光武帝刘秀。下文“蔚宗”指《后汉书》的作者范曄。

② 魏武：指魏武帝曹操。

③ 《传》：指《左传》；风草之喻：指风行草偃。马皇后：指东汉明帝马皇后。据记载，她好高髻广袖，影响京城，故民谚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凡言治者，非徒法先王、法后王可以为治也，当酌古今之宜，会通其沿革，损益其得失，而后能治也。损益其沿革得失，确然可以施之为治矣，不知施之之术，不足为治也。施之之术，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有宜先而后，有宜轻而重，有忽先忽后、忽轻忽重，在审时势、通民心，挈而抑之，顿而制之，举之九天之上，沈之九地之下，震之以雷霆，润之以雨泽。妙其控纵，而天下惟我所欲为，天下之治惟我所欲求，盖开塞之道得也。

有大不忍人之政，施之又不可以不忍人之心，必有大忍人之心而后可。明太祖之爱民也，则剥赃吏之皮；诸葛武侯之爱其师，则杀败军之将。要与为治，则朝超进而暮戮之。洪武三十年，戮六卿之长部数十人，而天下蒸蒸，百事修举矣。故今将为治，刑乱国，用重典，非大加生杀黜戮其尤者自亲贵始，无以耸耳目而整滂风，励精神而贞百度也。及吾政制已行，化令已成，然后以宽大养之。

天下之能立功立事者，惟其热气为之也。凡挟才智艺能之人，其下者利禄富贵之欲必深，其高者功名之心必厚，寡有淡泊者，盖其热盛也。淡于爵禄，淡于功名之士，虽有德行志节，其于趋事赴功也必迟且钝。吾方欲有为也，德行志节之士，苟非遁世无闷者，亦将俯首从我，而吾视其德器之大小而礼貌之。自馥才智艺能之人，则惟我操纵所欲为，其树之标也高，其求之途也广，登而进之也骤，弃而罚之也重。导以不测之恩，临以不测之威，不肖颓懦无才之人，畏惧而不敢来；聪明峻特之人，屡蹶而仍思进。毋冷其热，毋散其气，广开功名之路，吾因招而抚之，一二年而风化、事功立矣。

知此道，而天下之才不可胜用也；天下虽无才，而吾可激而厉之，养而成之。是故以之顾问，而聪明辩智，足以拓吾之见闻；以之使令，而干局才敏，足以应吾之指挥。百务百司，翘首企足，洗滌濯拔以赴事。人主欲垦地，则地无不垦矣；欲兴水利，则水利无不开矣；欲富农，则农足矣；欲阜商，则商兴矣；欲精百工、利器

械，则百工器械无不精矣；欲开一切之学校，明一切之礼乐，则学校、礼乐无不修明矣；欲炼水陆之兵师，则无不炼矣。运百里于指掌，抚小民如子孙，使天下愿为吾民者，靡有饥寒乞丐僵仆愚蒙者。民富矣，而后风俗可厚；内治修矣，而后外交可恃，此欧洲大国之所畏也。三年而规模成，十年而本末举，二十年而为政于地球，三十年而道化成矣。于以雪祖宗之愤耻，恢华夏之声教，存圣伦于将泯，维王教于渐坠，威乎威乎，千载一时也。

未 济 篇

康子深思天人之故，叹曰：呜呼！《易》其至矣。《易》始于乾坤，中于咸恒，而终于既济未济，《易》其深于理矣。夫有天地而有万物，有万物而有男女，而有君臣父子，而礼义措焉。虽然，剥则有复，泰则有否，治乱相乘，有无相生，理之常也。然君子之于治，欲其尽之也，故艰难而缔构之。然尧、舜而有洪水，禹、启而有羿、浞，汤而有桀，武而有幽，孔子兴而诸子出，经学盛而老、庄鸣，心性昌而考据起，譬之大疾痿痹，虽有和、缓、扁鹊、仓公^①，少瘳而已，其终亦不治之证也。天不能使人皆圣贤，即使人皆圣贤，不能使无疾病贫夭。人之愿望无穷，则人之望治无已，然则徒唤奈何而已。况天之生，善人少而恶人多，风雨寒暑之不时，山川物质之不齐。人之气质，受成于地，感生于山川物质，触遇于风露寒暑，争欲相炽，心血相构，奈之何哉！躁者不知察此，急于一时以赴事功。事功有天焉，即天眷助之，其成也于人之益无几矣。圣人知此，故知消息进退存亡之理，潜龙则发挥遁世无闷，乐行忧违，无人而不自得，盖知天人之故也。故曰：《易》终未济，深矣哉！

朱子尝曰：“看来天下事，终于不成，事何必求其成。”亦未济

^① 和、缓：即医和、医缓，春秋时秦国名医。扁鹊：战国时名医。仓公：即淳于意，西汉时名医。

之理也。盖成则毁随之矣，亦安见其成之有？嗟夫！凡人穷思，便入于佛，朱子于此，盖近佛矣。虽然，佛道固出于《易》也。

何言佛与《易》近也？以象为教，一近也。地狱天堂，诸佛国土，罗刹夜叉，即“载鬼一车，见矢张弧”之象也。以无为有，空诸所有，即屯、否之象，发剥、革之义，陈亢极之悔，终未济之卦也。华严八地，不舍诸有，随喜顺受，即进退消息、居身涉行之义也。故曰：佛与《易》近，其所异者，佛说无生，故欢喜而游戏；《易》入人伦，故恐惧以寡过耳。

理 学 篇

夫万物之故，皆有所以然之理，天固与之具，自为调护，自为扶持。其精为人，神明独运，然亦仅以自营。推其同形，其神明愈大者，其所推愈大，亦及其同类而已。及同类者，仁也；有所断限者，义也。其断限之等，以及其大小远近，皆自其识为之，所谓智也。智也者，外积于人世，内浚于人聪，不知其所以然，所谓受于天而不能自己也。学也者，穷物理之所以然，裁成辅相，人理之当然而已。然当然之理，未易言也。内外有定而无定，方圆、阴阳、有无、虚实、消长相倚者也，犹圣人之与佛也；义理有定而无定，经权、仁义、公私、人我、礼智相倚者也，犹中国之与泰西也。然则人何就何去？曰行其有定，观其无定，通之而已。何谓行？曰先王制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吾生于其中，则循其故常，君者吾君之，臣者吾臣之，父者吾父之，子者吾子之，兄弟、夫妇、朋友犹是也，衣服、宫室、正朔、文字、义理犹之人也，所谓行也，夫道要于可行，学出于不能，道之与学，相反而相成也。若夫上下百年，鉴古观后，穷天地造化之故，综人物生生之理，探智巧之变，极救治之道，则义理无定，有可得而言焉。观其变之动，知后之必有验也；求其理之原，知势之必有至也。

爱 恶 篇

人禀阴阳之气而生也。能食味、则声、被色，质为之也。于其质宜者则爱之，其质不宜者则恶之，儿之于乳已然也；见火则乐，暗则不乐，儿之目已然也。故人之生也，惟有爱恶而已。欲者爱之征也，喜者爱之至也，乐者又极其至也，哀者爱之极至而不得，即所谓仁也，皆阳气之发也；怒者恶之征也，惧者恶之极至而不得，即所谓义也，皆阴气之发也。婴孩沌沌，有爱恶而无哀惧，故人生惟有爱恶而已。哀惧之生也，自人之智出也。魂魄足矣，脑髓备矣，知觉于是多矣。知刀锯水火之足以伤生也，于是谨避之。婴儿不知刀锯水火之足以伤生而不避也，禽兽亦然。圣人之知更多，故防害于未至，虑患于未然，曲为之防，力为之制。故其知愈多者，其哀惧愈多；其知愈少者，其哀惧愈少。其有无不能终穷也，以分数计之。

圣人智之极也，然其类也，亦见近而不见远，见牛未见羊也。凡有哀必有界，哀今人而不暇哀古人，哀其亲而不能哀其疏也。凡有惧亦有限，惧女谒而不及夷狄，惧夷狄而不及乱民也。盖气质有穷，智亦有穷，而哀惧亦有穷也。圣人以有知而哀惧生，以有知而哀惧节，故哀惧者爱恶之变，而实愚智之端也。

人之有生，爱恶仁义是也，无所谓性情也，无所谓性情之别也。爱恶皆根于心，故主名者名曰“性情”，造书者从“心生”，要知其生于心而已。存者为性，发者为情，无所谓善恶也。后人有善恶之说，乃谓阳气善者为性，阴气有欲为情（《说文》），于是以仁义为阳而善者，以爱恶为阴而欲者。夫仁之与爱，义之与恶，何异之有？今之所谓仁义者，积人事为之，差近于习，而非所谓性也。若夫性，则仁义、爱恶无别也。善者非天理也，人事之宜也。故以仁义为善，而别于爱恶之有恶者，非性也，习也。

自人不知人生仅有爱恶之端，其爱恶存者名为性，其爱恶发者